

翠袖乾坤

連盈慧

80後出生的朋友聽到陳百强，說不止喜歡，而且感動到流淚，他90後出生的弟弟就笑他「low」。

如果這是代溝，這「溝」也真未免來得太早。問這個80後對七十年代以及之前的流行曲有什麼意見，他不喜歡那年代全部歌曲，也認同那些年代的歌普遍都有一定水準：旋律好／歌詞通順／歌手富感情／聲線也各有風格，至少欣賞角度廣闊，不像他90後的弟弟，只為了怕「low」，怕離群，一味跟隨同輩朋友，只喜歡自己成長期間出現的東西，儘管其中有些東西，自己未必合心水；除了聽歌，連穿衣穿鞋買手機也跟同輩一樣，給花大錢養廣告代言人的名牌牽着鼻子走，就是因為怕low。

局限自己的口味就可惜了，其實很多不曾喜歡過的東西，能夠嘗試接觸一下，總可能有意外的驚喜，發掘出一些自己出生前幾十年喜歡的東西，認識到那個年代，彷彿曾經多活幾十年，這種感覺，也是曲線「長壽之道」。

長遠歲月積存下來的東西，總有一定價值，看搜集舊日資料的專家們那麼如痴如醉，便知道他們感受到其中樂趣。一旦怕low，人生便走失不少你可能喜歡而無緣接觸到的寶貴東西。

以「老歌」為例，好不好，便多由第一感覺決定，這第一感覺就是聽覺，先不管歌詞說什麼，旋律聽得入耳，過了第一關，連帶喜歡歌詞就是好，大半世紀以來，這樣的好歌真是數之不盡，只有「小頑固」們怕low，聽到歌名就抗拒。

唱了三四十年老歌的歌手，今日仍受歡迎，就因為經得起時間考驗，今日很多新一代三兩年前唱紅的「新歌」，便已銷聲匿跡，三四十年後有人懷舊就不可想像了。而且多喜歡不同時代的東西，只會豐富自己的生命，當然，碰到新一代好歌，「老頑固」們也該摒除門戶之見。

OUT，是天外有天！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櫻花非日本獨有，也曾很多地方看過櫻花，遠至北美洲的溫哥華、西雅圖、華盛頓，近而韓國、台灣，甚或中國武漢，看似同樣花開燦爛，同樣樓途壯觀，但賞花的感受卻絕不能與在日本賞櫻相比，是地點背景？是環境氛圍？

櫻花的美，是不單在開花時的燦爛，還在於凋謝時的壯烈，因為櫻花的花期很短，通常只有一周時間，即使整棵櫻樹從開花到全謝，也不過十六天左右，即所謂的「櫻花七日」。而凋謝時常常在一天一夜之間全部散落，而不是慢慢的凋萎枯萎。這種來也匆匆，去也忽然的精神，據說很為日本人欣賞，認為是人生短暫，活着就要像櫻花一樣燦爛，即使死，也該果斷離去。

惟那來去如風的絢麗櫻花，偶爾也會捉弄賞櫻花者，令人措手不及。好像今年，日本各地的櫻花便來個早開，較官方花訊預測的開花日及滿開日，提早了足足十日！

這個早開十日，打亂了很多賞花客的追櫻行程，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來客。我是較幸運的一個，不用更改機票日程，另訂酒店住宿；因為原先計劃已預定在日本逗留九日，先訪瀨島嶼、遊覽藝術祭的春季展品，後段才趕赴京都賞櫻。既然櫻花早開，惟有來個行程倒轉，航班甫抵關西，即馳赴京都，剛趕及花見滿開期的最後一天，得嘗古都賞櫻之願！

因為預訂了藝術祭的住宿交通，調動幅度不太大，在京都的賞櫻時間，其實也只有一整天。遊走於京都賞櫻三大名所：哲學之道、平安神宮、円山公園，但見樓途壯闊，白色的染井吉野櫻、關雪櫻、粉紅的枝垂櫻、八重枝垂櫻，迎風搖曳，遊人花下漫步、拍照，偶而櫻瓣隨風散落，降在衣襟上，大家都相視而笑，享受着春日的浪漫！

春日浪漫賞櫻

里厄贊同塔魯的說辭，只是結束談話時意見有所不一，他說：「我感到自己跟失敗者休戚相關，而跟聖人沒有緣分。我想，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

不知何日何時何故，鼠疫就發生了，雖然人們反抗、鬥爭，可是收效甚微，人顯得那麼弱小無能。然而，曾幾何時，鼠疫的猖狂勢頭又自行減弱了，奇跡在幾起無法解釋的病例中出現了，病人的發熱減退了，隨後消失了，幾天後，病人的身體康復了。這真是出人意料的變化。一場天災人禍，說來就來，說去就去，誰也說不清所以然。

人們終於戰勝了鼠疫。二月的一天，早晨，城門終於開放了。到了晚上，人們聚集在廣場和大街上，盡情歡呼與歌唱，有人燃放了禮花，天空中五彩繽紛，爭奇鬥艷，這是一個解放了的夜晚，全城都沉浸在歡聲笑語中。里厄此刻卻在沉思：威脅着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他知道，鼠疫不會就此絕跡，因為鼠疫桿菌會隱藏在各種地方，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選中某座幸福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鼠疫》發表於1947年。60多年過去了，今天，這部作品仍然有巨大的警世作用。小說告訴我們，當瘟疫襲來、病毒擴散的時候，不要驚慌，不要過分恐懼，要保持理智，要加強衛生防疫措施，要積極而冷靜地與疫病作鬥爭。同時，要深刻反省人類活動是否是導致疫病的原因或有助於新型病毒的產生。這些年，人們追逐利潤，將一切商業化，過度的商業化促使人們在養殖業大量投放含有瘦肉精之類的化學物質的飼料，改變了豬、雞、鴨、魚的正常生長規律，新型病毒很可能由此產生，以致禍害人間。過分相信科學手段，打亂正常生物鏈的人類，已不是第一次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了。十年前，SARS的流行，就有證據表明與人的飲食偏好有關，今天的H7N9禽流

Walking Dead

美劇《Walking Dead》行屍走肉》大受歡迎，近期同事之間都常互相取笑，說我們已成為了這套美劇的主角，因為最近大家都接連要應付各式各樣的會議、workshop、試映會、剪片等，每天逗留在公司的時間隨時朝九晚十，還未計算在公司以外的的工作時間，所以個個都像行屍走肉一樣。

以前在舊公司，編劇的工作都集中在劇本上，只需要專心度橋寫稿，其他要兼顧的事情並不多，如劇集開拍在即或在「飛紙仔」階段，差不多所有大小會議都有權拒絕出席。但在新公司，再沒有「飛紙仔」的日子，也同時失去了這拒絕開會的權利。

為了提升劇集水準，公司最近頻頻舉辦各類workshop及實橋會，部分還是一連數天，從早到晚的，原本安排了的工作都要暫且放下。此外，早前拍竣的劇集，要跟老闆、導演、剪接師等各部门一起進行檢討，商議剪片，有拍得不理想的地方，要商討該如何改善。

而最新的指令，就是編審日後需要參與拍攝現場，因為不希望劇集拍攝出來跟劇本的原意有偏差和距離。雖然在拍攝之前，我們的概念或多或少會有點差異，例如：劇本形容主角當時很憤怒，但憤怒到哪個程度，編劇、導演及演員可能各有不同想法，編審親自監場，就不會偏離原創的意念。今時今日觀眾對戲劇的要求跟過往已大不同。過往只要沒有甚麼大錯，古裝劇不會出現烏龍茶，民初劇的馬

路上不會有雙黃線，佈景板不會搖晃不定，已算合格。但今日的觀眾已進步了很多，好像在早前的劇集的試映會上，有觀眾竟眼利地指出，破屋中的窗簾有摺痕。因為在拍攝時，工作人員運送物資到現場，窗簾掛在屋內當然不應該有摺痕的。這些小瑕疵，我們工作人員都未必會在意，可是觀眾一眼就會看到。

編審現場的好處，甚至連梳頭、服裝、化妝，以至佈置、道具，都能確保不會偏離原創，這在劇集製作上，有百利而無一害，除了對編審自己本身。一個劇通常至少有三名導演輪流拍攝，演員也未必每場有其戲份，可是編審全劇只得一個，若然真的要跟足全劇每一場戲，恐怕編審很快會猝死於拍攝現場。

不過，有一項事情，即使編審跟場，也無法改變的，那就是臨時演員的演出水準。美國有演員公會，需要甚麼樣的演員，只要提供所需的演員表，他們就可以替製作人員找來合適的演員，高矮肥瘦，個個都是photogenic的，主角在鏡頭前做戲，他們則在背景做足反應，絕無欺場。可惜，香港有的就只是臨記公司，永遠西裝友不似西裝友，闊太不似闊太，主角在前面做戲，臨時演員既不懂在後面做反應，有時甚至會偷望鏡頭。大家都明白這是劇集，當然不應該出現有演員望鏡頭的情況，那完全破壞了整場戲。過往這類小瑕疵偶有發生，大家都隻眼開隻眼閉，但公司已下令，就連這些小瑕疵也不再容許，甚至考慮以公司的合約演員來充當這些背景人物的角色。

雖然大家都忙得像行屍走肉，但同事都覺得反而重燃起我們心中對電視工作的一團火，一個陳年風塵重新開動起來，我跟觀眾一樣，極其渴望看到我們的製成品正式啟播。

風沙漫天讀《鼠疫》

在全國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不斷增加的時候，在病毒已經由南向北擴散的時候，在一場又一場捲起漫天塵土的大風中，我將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重讀了一遍。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法屬阿爾及利亞城市奧蘭。一天，醫生里厄的門前出現了一隻死老鼠，隨後街上有了第二隻、第三隻，大量的老鼠死在了露天，接着，有人發高烧痛苦死去。

政府召集醫生和有關部門商議，起初大家還是克制的，怕聲音傳到走廊裡。然而，幾天內死亡人數驟增，與會者再也無法掩飾內心的焦慮。疫情之迅猛，迫使政府「宣佈發生鼠疫，封城。」

危城之中，有人嚇得手足無措，有人急得團團亂轉，有人試圖衝出城去，被警察和士兵用槍擋了回來，有人因家屬染病死亡，精神失常，縱火焚屋，幻想燒死瘟神，有人便趁火打劫，搶奪錢財和傢具。染病死亡的人數上升到每周700人，沮喪的情緒瀰漫全城。帕納盧神甫此時登台佈道：「我的弟兄們，你們在受苦，你們是罪有應得。」他不顧信徒和聽眾的騷動繼續說：「很久以來，這個世界成為罪惡的淵藪，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寬容而存在。天主現在不耐煩再等了，他已掉轉臉去了。失去了天主的靈光，我們只落得陷在鼠疫的黑暗中。」神甫告誡大家，要信神，要虔誠，要懺悔自己的罪，「不管管這些日子的景象多麼可怖，垂死者悲號多麼淒慘，都要向上天發出虔信教徒的心聲，傾訴愛慕之情。其餘的事，天主自會作出安排。」

一片混亂中，旅居該城的知識分子塔魯組織起志願防疫隊，幫助里厄醫生。他們明白，這是目前唯一可做之事，鼠疫既已發生，就應該與之鬥爭。老卡斯特爾夜以繼日，就地取材製造血清；失意的小公務員格朗擔當起衛生防疫組織的秘

書；因鼠疫滯留的記者朗貝爾，本來為了愛情想逃離出城，後來卻主動要求留下來，與大家一塊奮鬥。

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籠罩一切，埋屍坑越挖越深，焚屍爐濃煙滾滾。鼠疫使奧蘭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城，疫情兇勢不減，里厄和助手疲憊不堪。

里厄一直勤勉而忘我地工作，為一個又一個病人診治，心中承受着巨大的壓力，默默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只有一次控制不住發了脾氣，是對着帕納盧神甫，那是一個小男孩在疫病的折磨下痛苦死去的時候，醫生說：「啊，神甫，這個孩子至少是純潔無罪的，這一點，你知道得很清楚！」帕納盧說，不過，或許我們應該去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里厄激動地說：「不，神甫，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造物。」

小說中特別值得留意的一个地方，是塔魯和里厄就人生與社會的一番議論。塔魯說自己以前深受那種「要爭取一個完美世界就必須殺人」的理論的毒害，他把這種理論也定義為一種「鼠疫」，他說：「在我滿心以為是在理直氣壯與鼠疫作鬥爭的漫長歲月裡，自己卻一直是個鼠疫患者。我了解到，我已經間接地贊同了千萬個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這一死亡。是的，我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們大家當時都生活在鼠疫中。」

塔魯接着說：「每個人身上都有鼠疫，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是免疫鼠疫侵襲的。病菌是自然產生的，而健康、正直和純潔，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種永遠也不該停止的意志。在地球上，存在着禍害和受害者，我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到受害者的一邊。」最後，他說：「一個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樣可以成為聖人？這是我今天關心的最大問題。」

謎語詩

這句中之謎，頭兩句的下字卜落，就是一，次兩句的天字沒有了人，就是二，第五六句的王字沒有了，就是三，七八兩句的晉無言了，就是四，九十八兩句吾字失去，就是五，以後的每句就是六七八九十。

朱淑貞留下這《斷腸謎》的含義是什麼？就是要人猜一至十的數字嗎？想來不是的，一至十，數字已盡，人生已盡，情義與愛已盡，恨也到盡頭了。想來是這層意義吧？

以前有個傳說，說有位無酒不歡的數學老師，有一天喝了酒之後，趁着酒意，寫下了「山巔一寺，一盞酒，爾樂苦煞吾，把酒吃，酒殺爾，爾不死，樂爾樂。」這是什麼？原來用諧音讀出，是包含三點這兩個字在內的圓周率數值的小數點後二十二位數字。現代常常看新聞，說有人能背出圓周率後面幾十位的數字，不知是否用這樣的詩句來記誦的？

宋朝的王安石，曾經寫過一首謎語詩送給生活拮据的朋友：「弟中四人兩口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好過。」解謎是個險字，叫朋友節儉也。像這樣的古代智慧，如今已沒有人應用了。

鐵娘子的服裝語言

在去年上映的傳記電影《鐵娘子》中，女導演菲莉·達萊就巧妙地以她最喜歡的「藍色」做基調，細心的觀眾可以發現：她和女兒聊天背後的花衣櫃裡，掛着的都是深淺各異的藍色衣裙，而不同深淺度的藍色象徵着她的權力和地位的變化。從少女時代的淺藍到中年之後的蔚藍，登上權力高峰時的紫藍，乃至最後黯然下台向倭告別時，穿的是不無張揚性的暗紅色套裙裝……

與其說是其智囊之功，不如說是她的時尚觸覺。母親是裁縫，自小受父親影響而立志成政的她深明衣着的力量。藍色是她小學校服的顏色，也是保守黨之色。所以，早在一九六一年以下議院議員新丁去拜見麥美倫時，「我穿上最好的套裝，那件寶石藍的套裝去見首相。」幾天後出席保守黨大會（那天是她生日），她再以另一套藍色套裝赴會，不但配合黨的顏色，也突出個人形象——就像電影《少女香奈兒》中，香奈兒以一身黑白分明的中性打扮首次出現在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上流社會名媛戶外派對中，予人耳目一亮的。

所以說，雖然政壇男女「不平等」，但在顏色運用和衣着力量方面，女性卻佔據優勢，戴卓爾夫人和她同時期的戴安娜一樣，發揮得很出色，並間接帶動了英倫時尚——將個人品味和國家利益結合的典範；再後來的米歇爾更直截了當：美國面孔（Face of America）。

佔領客廳

我的三歲小孫子越來越頑皮了，過去他是牙牙學語，又剛學走路，所以更多的是依偎在你的懷抱裡，望着你微笑，真是可愛極了。現在他三歲零兩個月，他的體重使我不經不大地得起他。而且他也不愛爺爺抱，只是到處亂跑，把他的玩具拋得到處都是。

據說小孩子在三歲到五歲期間，最為頑皮好動好奇。我這個小孫子可能天生聰明。有人說他的耳朵稍為向前，便是頑皮的象徵。我不懂看相術，也不知耳朵的向背與性格有沒有關係。我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黃樹航醫生稱他家裡的一個孫子是「恐怖分子」（見本欄《可愛的恐怖分子》一文，已收入拙作《手握禿筆日有聲》一書，今年四月新民出版社。恐怖之處，不在於他佔領了客廳，不在於他把東西亂放，不在於他干擾了你的日常生活，而在於他可能有許多「危險動作」。所以我早已在騎樓加上一個鐵的欄杆（沒有密封，不算舊建），預防他再長高一點往上爬。唉，「恐怖分子」，真是防不勝防！

隨想國興

昨日的「數學詩」，那首要計算寺中有多少個僧人，多少個飯碗和多少個湯碗，原來是有公式可以計算，從詩中指出的三百六十四隻碗、三人共食一碗飯和四人共嘗一碗羹，列出公式如下： $364 \div (1/3 + 1/4)$ ，就得出624，而624分別乘上1/3和1/4，便得出飯碗有208隻和湯碗有156隻。

至於謎語詩，最有趣的是宋朝的朱淑貞，她因為知道丈夫有了外遇，便在臨終時寫下了一首名叫《斷腸謎》的長短句：「下樓來，金錢卜落。問着天，人在何方？恨王孫，一直去了。晉冤家，言去無回。悔當初，吾錯失口。有上交無下交，皂白何須問，分開不用刀。從今莫把仇人靠，千種相思一撇消。」

我在《時尚偶像》中有一章講《第一夫人們：權貴風格》，分析衣着影響力；另有一章則專寫戴安娜的衣着外交，其中開頭寫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出現了兩個征服世界的女人。一個是『鐵娘子』首相戴卓爾夫人，另一個是『英倫玫瑰』王妃戴安娜。這兩個人給倫敦當時一片沉悶的氛圍帶來了生氣。前者用的是她的政治智慧，後者展示的是她的時裝品味……」

其實，作為政治家，戴卓爾夫人自一九七九年拜相並連任三屆，叱咤國際風雲三十年，當然有她的「政治智慧和遺傳基因」，但她對形象的重視及其衣着包裝不能不記一功，而她的裝扮形象也影響到當時的時尚潮流，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女裝肩墊外套，被形容為是Power Shoulder。

在《時尚偶像》中，女導演菲莉·達萊就巧妙地以她最喜歡的「藍色」做基調，細心的觀眾可以發現：她和女兒聊天背後的花衣櫃裡，掛着的都是深淺各異的藍色衣裙，而不同深淺度的藍色象徵着她的權力和地位的變化。從少女時代的淺藍到中年之後的蔚藍，登上權力高峰時的紫藍，乃至最後黯然下台向倭告別時，穿的是不無張揚性的暗紅色套裙裝……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紙，貼在客廳的牆上，搞得亂七八糟，客廳不像客廳的樣子。有時我在客廳的大電視前看電視新聞，他居然懂得把影碟放進影碟機裡，讓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一段什麼戲，令人啼笑皆非。

客廳既然淪陷，只好躲進書房看書，他又不時來問這問那。

據說小孩子在三歲到五歲期間，最為頑皮好動好奇。我這個小孫子可能天生聰明。有人說他的耳朵稍為向前，便是頑皮的象徵。我不懂看相術，也不知耳朵的向背與性格有沒有關係。我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黃樹航醫生稱他家裡的一個孫子是「恐怖分子」（見本欄《可愛的恐怖分子》一文，已收入拙作《手握禿筆日有聲》一書，今年四月新民出版社。恐怖之處，不在於他佔領了客廳，不在於他把東西亂放，不在於他干擾了你的日常生活，而在於他可能有許多「危險動作」。所以我早已在騎樓加上一個鐵的欄杆（沒有密封，不算舊建），預防他再長高一點往上爬。唉，「恐怖分子」，真是防不勝防！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我在《時尚偶像》中有一章講《第一夫人們：權貴風格》，分析衣着影響力；另有一章則專寫戴安娜的衣着外交，其中開頭寫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出現了兩個征服世界的女人。一個是『鐵娘子』首相戴卓爾夫人，另一個是『英倫玫瑰』王妃戴安娜。這兩個人給倫敦當時一片沉悶的氛圍帶來了生氣。前者用的是她的政治智慧，後者展示的是她的時裝品味……」

其實，作為政治家，戴卓爾夫人自一九七九年拜相並連任三屆，叱咤國際風雲三十年，當然有她的「政治智慧和遺傳基因」，但她對形象的重視及其衣着包裝不能不記一功，而她的裝扮形象也影響到當時的時尚潮流，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女裝肩墊外套，被形容為是Power Shoulder。

在《時尚偶像》中，女導演菲莉·達萊就巧妙地以她最喜歡的「藍色」做基調，細心的觀眾可以發現：她和女兒聊天背後的花衣櫃裡，掛着的都是深淺各異的藍色衣裙，而不同深淺度的藍色象徵着她的權力和地位的變化。從少女時代的淺藍到中年之後的蔚藍，登上權力高峰時的紫藍，乃至最後黯然下台向倭告別時，穿的是不無張揚性的暗紅色套裙裝……

與其說是其智囊之功，不如說是她的時尚觸覺。母親是裁縫，自小受父親影響而立志成政的她深明衣着的力量。藍色是她小學校服的顏色，也是保守黨之色。所以，早在一九六一年以下議院議員新丁去拜見麥美倫時，「我穿上最好的套裝，那件寶石藍的套裝去見首相。」幾天後出席保守黨大會（那天是她生日），她再以另一套藍色套裝赴會，不但配合黨的顏色，也突出個人形象——就像電影《少女香奈兒》中，香奈兒以一身黑白分明的中性打扮首次出現在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上流社會名媛戶外派對中，予人耳目一亮的。

所以說，雖然政壇男女「不平等」，但在顏色運用和衣着力量方面，女性卻佔據優勢，戴卓爾夫人和她同時期的戴安娜一樣，發揮得很出色，並間接帶動了英倫時尚——將個人品味和國家利益結合的典範；再後來的米歇爾更直截了當：美國面孔（Face of America）。